

中华帝王

· 理想藏书系列 ·

邓诗萍 主编

贰

吉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凤新

封面设计：赵云峰 世纪鼎

帝王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本书所选辑的帝王传记，以皇家修订的正史为主线，辅之以别史、小说家言、笔记、见闻等，以修补正史的不足。

ISBN 978-7-5601-4237-1



9 787560 142371 >

定价：278.00 元（全四卷）

中华帝王

■ 邓诗萍 主编

第二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汉桓帝刘志	(1)
魏武帝曹操	(10)
少年时代	(10)
初入仕途	(10)
独霸一方	(11)
挟天子令诸侯	(13)
攻城掠地	(14)
征伐扩张	(15)
历史功过	(16)
魏文帝曹丕	(18)
文帝曹丕	(18)
蜀先帝刘备	(26)
昭烈帝刘备	(26)
蜀后主刘禅	(35)
后主刘禅	(35)
吴大帝孙权	(40)
大帝孙权	(40)
晋武帝司马炎	(51)
晋惠帝司马衷	(59)
惠帝司马衷	(59)
宋武帝刘裕	(65)
武帝刘裕	(65)
宋废帝刘子业	(72)
宋废帝刘子业	(72)
荒诞胡闹惹下杀身祸	(74)
刘子业淫乱宫闱秘闻	(75)
梁武帝萧衍	(77)
武帝萧衍	(77)
梁武帝篡位前内幕	(84)
陈后主陈叔宝	(87)
后主 陈叔宝	(87)
陈后主荒淫奢侈生活揭秘	(90)



前秦宣昭帝苻坚	(95)
宣昭帝苻坚	(95)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104)
初登皇位	(104)
改革田制	(105)
迁都洛阳	(107)
巩固改革	(109)
北魏宣武帝元恪	(111)
宣武帝元恪	(111)
胡承华生皇子免杀内幕	(112)
胡太后称朕道寡内幕	(115)
北齐神武帝高欢	(117)
齐高祖神武帝纪	(117)
北齐文宣帝高洋	(130)
文宣帝高洋	(130)
高洋昏暴淫乱内情大写真	(132)
高洋乱杀无辜臣下揭秘	(133)
隋文帝杨坚	(135)
隋文帝夺位秘谋内幕	(139)
隋文帝宫廷生活秘闻	(141)
隋炀帝杨广	(148)
少年有为	(148)
逼宫登基	(148)
改革律制	(150)
大兴土木	(151)
恣意游乐	(151)
西笼东伐	(152)
专行独断	(154)
身死兵变	(155)
唐高祖李渊	(157)
高祖李渊	(157)
唐太宗李世民	(165)
随父起兵	(165)
玄武门事变	(166)
水能载舟 亦可覆舟	(167)
重视人才 善于纳谏	(168)
赏不避仇敌 罚不庇亲戚	(169)
“天可汗”	(169)
晚年的变化	(170)

中华帝王

第二卷 目录

周皇帝武则天·····	(172)
受召入宫·····	(172)
临朝听政·····	(172)
登基称帝·····	(174)
贞观遗风·····	(175)
悲惨的晚年·····	(176)
唐玄宗李隆基·····	(179)
角逐宫廷 夺权登基·····	(179)
开元盛世·····	(179)
安史之乱·····	(182)
悲惨晚年·····	(186)
唐德宗李适·····	(188)
德宗李适·····	(188)
德宗宫廷斗争内幕·····	(191)
唐宪宗李纯·····	(194)
宪宗李纯·····	(194)
宪宗宫廷生活秘闻·····	(198)
唐武宗李炎·····	(202)
武宗李炎·····	(202)
武宗宫廷斗争秘闻·····	(205)
后梁太祖朱温·····	(209)
太祖朱温·····	(209)
朱温宫廷生活秘闻·····	(211)



汉桓帝刘志

外戚专权 刘志得位

阳嘉元年(132年),汉顺帝18岁,立贵人梁氏为皇后,皇后的父亲梁商做了大将军,掌握朝中大权。几年后,梁商病死了,他的儿子梁冀又继任大将军,另一个儿子梁不疑做河南尹。从此,东汉历史上时间最久、危害最烈的一支外戚势力形成了,并支配了三个皇帝的遴选,成为汉桓帝刘志荣登皇帝宝座的最直接的促成因素。

梁冀本是一个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鸢肩豺耳,两眼直视,说话口吃,从小就架鹰斗鸡,无恶不作。不过依仗显赫的外戚家世,世袭了执政大臣,不但根本不懂如何治理朝政,就连大字也认得不多。他内恃妹妹梁皇后驾馭汉顺帝,外与宦官曹腾等人勾结,仗势欺人,横行枉法。

建康元年(144年),汉顺帝驾崩,其子冲帝年仅两岁,梁太后临朝听政。时隔半年,冲帝病死。顺帝别无子嗣,只得另求旁支,入承大统。于是征清河王刘蒜和渤海王之子刘缵,同入京师。太尉李固等大臣劝梁冀立年长贤明而又有威望的刘蒜,梁冀不同意,与梁太后秘密商定,立8岁的刘缵为帝,即汉质帝。仍由梁太后临朝。

梁冀专权骄横,根本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质帝虽然年幼,却十分聪明。有一天朝会,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翻眼看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了又恨又怕,暗想这样小小年龄的皇帝,已经如此厉害,如果等到他长大了,如何了得!不如除掉他,另立一人。于是暗中指使内侍,在饼中下毒,送给质帝吃。质帝吃了几块,一会儿就疼痛难忍,烦闷不堪,把太尉李固召来问:“吃了饼以后,肚中闷痛,喝点水还可以活吗?”梁冀在旁边赶快插嘴说:“不能喝水,不然会呕吐。”话还没说完,质帝已捧住胸腹大声直叫,霎时间晕倒在地上,手足青黑,9岁的质帝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两年中接连死了三个皇帝,李固怕梁冀又立幼主,从稳定政局考虑,与司徒(即丞相,管理民事)胡广、司空(管理水利和土建工程)赵戒联名写信给梁冀,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梁冀没有立即表态。恰巧这时被梁太后和梁冀选为妹夫的蠡吾侯刘志从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来到京城。刘志长得面貌清秀,前年顺帝驾崩时,曾入都会葬,被梁太后看到,想把妹妹嫁给他,因为国有大丧,不能议婚。过了两年多,刘志已经15岁了,梁太后召他入京商议婚事。正碰上质帝暴亡,议立新主。梁冀就想拥立刘志,自己好做双料国舅,久掌大权,使梁家长保富贵。可是在三公会议时,多数人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与梁冀的意见相反,梁冀一时没想出更好的办法,只得闷闷不言。

梁冀吃过夜膳,正在踌躇,突然中常侍曹腾等人求见,劝梁冀拥立蠡吾侯。曹腾说:“将军累代为椒房姻戚,掌理万机,宾客众多,难免会有微小的过失。素闻清河王施政严明,如果立为皇帝,恐怕将军会受到祸害!不如立蠡吾侯,可以长保富贵啊!”梁冀皱着眉头说:“我也有此意,可是公卿大臣不一定赞成,怎么办?”曹腾又劝梁冀说:“将军握有重权,令出必行,什么人敢违抗?”梁冀不等曹腾



说完，奋然离座说：“我……我意决了！”曹腾等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梁冀重新召集公卿大臣，倡议拥立蠡吾侯刘志为帝。他张眉怒目，声严厉色，司徒胡广、司空赵戒以下的官员，都被梁冀的淫威吓住了，齐声回答：“一切听大将军的！”

只有太尉（管理全国军事）李固和大鸿胪（掌诸侯及外族使者入朝礼仪）杜乔，坚持拥立清河王。梁冀不让他们多说话，竟厉声喝道：“散会！……散会！”说完就进宫去了。李固还希望梁冀能舍刘志立刘蒜，再次写信给梁冀，说明立刘蒜的理由。梁冀收到信，只粗略看了几眼，就顺手扔到地上了。

梁冀先向梁太后请下诏书，免去李固的官职，然后到洛阳西北的城门迎接蠡吾侯刘志，当天晚上即皇帝位，是为桓帝。梁太后仍然临朝听政。

以虐易暴 宦官横行

俗话说，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桓帝成年以后，梁太后归政于他，可是梁冀专权，桓帝事事还得看他的脸色，心中难免有几分不快。桓帝皇后梁氏，专宠后宫，仗着姐姐梁太后和哥哥梁冀的荫庇，恣意追求奢华，所用的帷帐服饰，全都光怪陆离，超过以前各代的皇后。梁太后驾崩以后，桓帝对梁皇后的眷爱渐渐衰减。梁皇后没有孩子，妒忌心又特别强，每当听到宫人怀孕，就想设法陷害，以至于怀孕的宫人很少有能保全的。桓帝心中恼恨，因为畏惧梁冀，不敢发作，就疏远梁皇后，足迹很少到中宫，致使梁皇后郁闷成疾，到延熹二年（159年）七月，一命归阴。梁冀的靠山又倒了一个。

梁冀专擅朝政，独断专行，无论大小政事，全都归他一人裁决。宫卫近侍，都是梁家的走狗，无不仰其鼻息，趋炎附势。百官升迁，都必须先到梁冀府上谢恩，然后才敢去报到上任，否则就会受到陷害、杀戮。辽东太守侯猛赴任时，没有去向梁冀谢恩，梁冀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腰斩于市。

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人吴树，被任命为宛县（今河南南阳）县令，赴任时向梁冀辞行。梁冀的宾客亲戚有很多在宛县，就嘱托吴树给予照顾，遭到拒绝。梁冀怒容满面。吴树到宛县后，依法处治了好几个贻害民间的梁氏宾客，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而梁冀却对吴树仇恨更深。后来吴树迁补荆州刺史，又去梁冀府上谒见辞别，梁冀假意为他设宴饯行，暗地在酒中下毒，吴树喝罢酒出了梁府，不一会儿，就毒发倒毙在车中。

郎中袁著，才19岁，看到梁冀日益凶横，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闷，上书谴责梁冀专权跋扈，要求他退位；又劝桓帝废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人之口。梁冀得知这个奏书的内容，气得几乎要吐血，立刻派属吏去抓袁著。袁著装病诈死，用蒲草编成人的形状，装进棺材里埋葬。梁冀开棺验尸，识破袁著的诈谋，派出爪牙四处侦缉，捉住袁著，用棍棒活活打死。太原人胡武和郝洁，是袁著的好朋友。梁冀打死了袁著还不罢休，竟然屠杀胡武和他的家人，致使60多人含冤而死；郝洁知道自己也难逃出梁冀的毒手，服药含恨而亡。

安帝的嫡母耿贵人死后，侄儿耿承袭封为林虑侯。梁冀向耿承索要耿贵人留下的珍宝，耿承没有给，梁冀就杀了耿承家族中的十几个人。涿郡人崔琦，因为写了一篇《外戚箴》规讽梁冀，在回家途中被梁冀派遣的骑士捕杀。

桓帝听说梁冀大肆滥杀无辜，也有些惋惜不平，再加上梁冀气焰嚣张，每次



朝会时，只有梁冀可以胡言乱语，桓帝也不能反对他的意见，桓帝的不满逐渐增加，由害怕转为愤怒。

和熹邓皇后的侄儿邓香，有个女儿叫邓猛，长得秀丽动人。邓香中年病逝，妻子宣改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子孙寿的舅舅，孙寿见邓猛长得漂亮，就把她送给桓帝，被封为贵人。梁冀想把邓猛认作自己的女儿，让她改姓为梁，怕邓猛的姐夫邴尊泄漏这件事的内情，就派门客刺死邴尊，还想把邓猛的母亲宣也一起刺死，以便灭口。

宣的家和中常侍袁赦相邻，梁冀派遣的刺客夜晚去行刺，想翻越袁赦的房子进入宣家。袁赦听见屋子上面有响声，怀疑是来了盗贼，立即鸣鼓召集众人，经过一番打斗，捉住一名刺客。袁赦一问，才知道是梁冀派来刺杀宣的。袁赦急忙告诉宣家，宣进宫向女儿邓贵人哭诉。贵人随即转告桓帝，求他救命，桓帝听了，怒不可遏，决心要除掉梁冀。

桓帝知道身边的侍从多是梁冀的心腹，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桓帝上厕所，只有小黄门（宦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唐衡相随服侍，看看左右无人，就小声问他：“宫里边有哪些人与梁氏不和？”唐衡说：“中常侍（宦官，侍奉皇帝左右及顾问应对）单超和小黄门左悺，以前到河南尹（主管京都事宜）梁不疑处稍稍失礼，梁不疑就把他们二人的兄弟抓进洛阳狱中，单超和左悺登门谢罪，两人的兄弟才被释放。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宦官，管理宦官事务）具瑗，也和梁氏有嫌隙，不过口不敢言，忍在心里。”桓帝不等他说完，就摇摇手说：“我知道了！”

桓帝由厕所回到宫中，立即召见单超、左悺，低声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权多年，胁迫朝廷内外，公卿以下大臣无人敢和他们抗争，朕想把他们除掉，常侍等意下如何？”单超和左悺齐声回答：“祸国殃民的奸贼，早就应当诛除，臣等才谋庸劣，还请皇上圣裁！”桓帝又说：“常侍等以为梁氏可诛，与朕意相同，可是要秘密商定计划，才不会发生意外的祸患！”单超和左悺回答：“如果真想除掉奸贼，也不是太大的难事，只希望陛下不要狐疑！”

桓帝坚定地说：“奸臣威胁国家，理应伏法治罪，还有什么疑虑？”

桓帝又把徐璜和具瑗召入内室，在一起商定密议。最后由桓帝亲自用嘴咬破单超的胳膊，歃血为盟。单超又再次叮嘱说：“陛下既已定下大计，请不要再跟别人讲，梁家耳目众多，一旦败露，祸将不测！”说罢，5位宦官就走了。

桓帝和宦官的这次密议，果然有人报告了梁冀，但是不知道谋划了什么事。梁冀心中对单超等人已有了怀疑，急令中黄门（宦官，侍奉皇帝左右）张恽进入皇宫宿卫，防备不测。具瑗令侍卫把张恽抓了起来，说他无故进入皇宫大门，图谋不轨；又立即拥护桓帝上殿，召集宫中的尚书进殿拜见桓帝，告诉他们桓帝的密谋。桓帝派尚书令（主管宫中文书）尹勋持节管束宫中丞郎以下的侍卫，让他们全副武装守住省阁，把调兵的符节全部收缴到禁中。同时派黄门令具瑗召集了1000多名虎贲、羽林卫士，会同司隶校尉（负责纠察检举郡以上的官员并领京城及附近各郡事务）张彪，前去包围梁冀的府第。光禄勋（掌管宿卫官殿门户等）袁盱奉旨收缴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把梁冀降为都乡侯。梁冀仓惶失措，自知大势已去，服毒自杀，老婆孙寿也服鸩酒毙命。梁氏宗族姻亲，无论老幼全被处死，弃尸市曹。其余的亲信党徒，有几十人被处死，300多人被免官，朝廷为之一空。梁冀的家产被变卖充公，合计达30多亿。



除掉了外戚梁家，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欢呼雀跃，还有人把单超等五位宦官的功劳比作西汉诛灭外戚吕氏的周勃、陈平。没想到，桓帝前门拒虎，后门迎狼，“一将军死，五将军出”，大权从外戚手中转入宦官之手，东汉政治更加黑暗腐败。

桓帝下诏酬赏宦官，封单超为新丰侯，食邑2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1万5千户；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1万3千户，这就是所谓“宦官五侯”。单超又奏称小黄门刘普、赵忠等人也出力诛灭奸孽，应该加以封赏，桓帝又封刘普、赵忠等8位宦官为乡侯。中常侍侯览并没有参与诛灭梁冀，仅因为献出了5000匹绢，桓帝就封他为关内侯，又把他列进诛灭梁冀的功臣之中，进封高乡侯。桓帝对于故旧私恩不吝爵赏，单超等5侯更是格外贵显，恃宠生骄，势倾朝野。对桓帝的这种做法，很多人都不满意，白马令李云上书说：“梁冀擅权被杀，是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这些宦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轻而易举被封为万户侯，怎能让西北边境上浴血奋战的将士服气呢？皇上乱赏爵位，贿赂公行，宠信小人，不理朝政，这还像是皇帝的作为吗？”

桓帝最忌讳别人说他不配当皇帝，见了奏章十分震怒，立刻命人把李云逮捕下狱，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共同审讯，准备处以极刑。弘农掾杜众，听说李云因为忠谏获罪，不禁激起满腔侠气，上书声援李云，表示愿和李云同死。桓帝更加愤怒，把杜众也关入监狱。陈蕃、杨秉、沐茂、上官资等几位正直的大臣，联名上书替李云和杜众求情。中常侍管霸见人心向着李云、杜众，也跪着向桓帝求情说：“李云是草泽中愚蠢的儒生，杜众是郡中的小吏，言词狂放无礼，不值得给他们加罪。”桓帝恼恨李、杜二人说他不配当皇帝，不准众人的请求，令小黄门传旨给狱吏，将李云、杜众处死。就这样，桓帝还觉得不解气，又下诏免去陈蕃和杨秉的官职，将沐茂和上官资的官秩降去二等；还封单超为车骑将军。如此一来，宦官的势力更加嚣张。

不久，单超病死，丧事极其显赫隆重。其余四侯越来越骄横，全都盖起了豪华的宅第、高耸的楼观；还娶来良人家的美女，充作姬妾，衣必绮罗，饰必金玉，几乎和皇宫里的妃嫔相似，家中所有的奴婢女，也都乘坐马车出入，狐假虎威。京城里的老百姓给他们四人作了一首短歌说：“左回天（权可回天），具独坐（骄贵无双），徐卧虎（无人敢惹），唐两堕（随意所为）。”

四侯权焰熏天，吃喝玩乐，随心所欲，只苦于不能生育，就收养螟蛉义子，希望承袭封爵，兄弟姻戚都攀权附势，出任州郡主宰。单超的弟弟单安任河东太守，侄子单匡任济阴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任陈留太守，具悺的哥哥具恭任沛相，徐璜的弟弟徐盛为河内太守，侄子徐宣为下邳令。这些权阉的家属全都是无德无能的家伙，只知道作威作福，欺压无辜百姓。其中下邳令徐宣最为暴虐。

徐宣到任以后，想要什么，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弄到手，全不顾天理国法。前汝南太守李嵩，老家在下邳，离任后回乡定居，有个女儿长得十分漂亮。徐宣早就听说她才貌双全，要娶她做妾，李嵩虽已去世，他妻子也不愿把女儿嫁给宦官的子弟为妾，婉言谢绝。徐宣怀恨在心，暗地派吏卒闯进李嵩家中，把李嵩的女儿抢到家中，强逼成亲，李嵩的女儿宁死不从，破口大骂。徐宣兽性大发，指挥奴仆剥去李嵩女儿的衣服，赤条条地绑在柱子上，逼她俯首受辱；嵩女依然不从。徐宣变怒为笑，取出一张软弓，把嵩女当作箭靶，接连射了好几箭，一位名媛的性命就这样断送在恶贼的手中。徐宣毫无人性，射死了人，反而大笑不止。



东海相黄浮刚正廉直，不畏强暴，逮捕徐宣，定为死罪。属官争相劝阻，黄浮慷慨激昂地说：“徐宣国贼，淫凶无道，今天杀了他，就是明天要我死，我也瞑目了！”亲自监斩，将徐宣弃尸市曹，百姓无不称快。徐璜得到徐宣的死讯，非常痛恨黄浮，就捏造谎言，向桓帝诬告黄浮，说黄浮私下受人贿赂，害死了自己的侄儿。桓帝也不核查，就信以为真，将黄浮革职问罪。

不久，桓帝又任命左悺的哥哥左胜为河东太守。皮氏县（今山西河津西）县长赵岐，耻于做左胜的下属，左胜到任的当天，赵岐弃官回乡。赵岐是京兆（治今陕西长安）人，以为当个老百姓种田谋生，总不会有什么事了。没想到京兆尹换了一个新官，是唐衡的哥哥唐瑑，和赵岐有些过节，诬陷赵岐偷窃官府钱币逃回家乡，令差吏收捕。赵岐事先听到风声，逃往外地隐藏，差吏就把赵岐的家属全都抓进监狱，逼他们交出赵岐。赵岐听说全家人被抓，逃得更远，哪里还敢投案？唐瑑竟把赵岐的几十名家属全都杀了。

宦官侯览霸占百姓住宅达 381 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了 16 座府第，平时收受贿赂以万万计。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贪暴横行，专门诬陷富人，下狱处死，诛灭全家，侵吞财物，累积亿万，全州百姓怨声载道。

这时，杨秉已官至太尉，得知侯参的暴行便按实弹劾。桓帝不得已，下诏把侯参逮捕，押送京城问罪。侯参知道自己作恶多端，难脱法网，在途中自杀。京兆尹袁逢到驿舍检查侯参的行李，共有 300 多车，装的全是金银财宝，古玩奇珍，光华耀眼，立即上书奏报，请示如何处理。杨秉见到袁逢送来的报告，又上书弹劾侯览，请求将他免官送归本郡。

桓帝看罢杨秉的弹劾本章，不忍心罢免侯览。杨秉据理力争，由于证据确凿，桓帝不得已免去侯览的官职。司隶校尉韩演也上书奏劾左悺和他哥哥太仆（掌管车马）左称的罪恶，二人胆怯心虚，自知不能逃脱惩罚，一起服毒自杀。韩演又弹劾具瑗的哥哥具恭，历任沛相，接受巨额贿赂，也应治罪，桓帝诏令将具恭关入监狱。具瑗入宫告罪，缴还东乡侯印绶，桓帝免去具瑗官职，贬为都乡侯。单超、唐衡、徐璜已经病死，这就是五侯的结局。五虐虽去，阉祸犹存，一场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酿发的政治事件又拉开了帷幕。

宠奸抑贤 党祸初炽

桓帝期间，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一部分官僚和太学生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忧国忧民，奋起与残暴贪婪的外戚宦官抗争。他们反对外戚宦官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政治出路被堵塞，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制度被破坏了，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权门请托，贿赂公行，这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选举制度混乱，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褒贬人物，抨击外戚宦官，当时称这种行为是“清议”。在他们眼中，专横的外戚、宦官及其爪牙都是小人，反对他们的官僚和儒生则是君子；而外戚宦官则攻击他们是“党人”。双方互相攻讦，壁垒分明，斗争激烈。桓帝偏袒外戚宦官，压制进步官僚和太学生与郡国生徒，直至逮捕“党人”，制造了东汉历史



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梁冀被诛之前，有位执法严明的侍御史（负责察举公卿百官违法事件）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朱穆还没有到任，那些平时为非作歹的冀州地方官，害怕受到朱穆的惩治，有 40 多人解印去官。朱穆到任后，纠查弹劾贪官污吏，铁面无私，有几个畏罪自杀，有几个锒死狱中。有人告发宦官赵忠，说他埋葬父亲时，使用了只有皇室才能用的玉衣等葬具。朱穆令人挖墓开棺，取出尸体检查，果然身穿玉衣，当时就陈尸示众，还把赵忠的家属逮捕入狱。赵忠不但不认罪，反而向桓帝哭诉，说朱穆擅自开挖父亲的墓棺，私自逮捕他的家眷。梁冀在一旁也添油加醋，说了朱穆许多坏话。偏听偏信的桓帝不但不治赵忠的罪，反而立即派使者把朱穆抓进京城监狱，罚作苦役。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以刘陶为首的几千名太学生愤愤不平，一起来到宫门前上书，要求释放朱穆；否则，他们情愿代朱穆受刑。桓帝一看事情闹大了，怕激起众怒，只得下令赦免朱穆。

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的反抗，论功当封。宦官徐璜、左悺趁机勒索贿赂，遭到拒绝，再加上皇甫规又惩处了几位为害羌人的宦官党羽，他们竟然在桓帝面前诬蔑皇甫规拿钱贿赂羌人，让他们假投降，应当下狱论罪。昏庸的桓帝立刻下诏书谴责皇甫规。皇甫规忧愤交加，上书辩解：“说我拿钱诱骗羌人投降，如果是用我个人的钱，我家中没有这么多；如果是用公款，有账可查。请查证核实！”

桓帝看了皇甫规的辩解，仍将他召还京城，降为议郎（备皇帝咨询的人员，也奉诏出使）。中常侍徐璜、左悺还想向皇甫规索求贿赂，皇甫规始终不理，徐璜等宦官恼羞成怒，又将前案提起，逼皇甫规接受审查，罗织罪名，罚作苦役。一些正直的大臣和太学生张凤等 300 余人，到宫门前上书，替皇甫规鸣冤。恰巧碰上大赦，皇甫规才被释放，免官归家。

前冀州刺史朱穆，又被起用为尚书，目睹宦官专横，不忍坐视，上书桓帝，极力规谏，桓帝不予理睬。朱穆入朝进见，面谏桓帝，请求免去宦官担任的重要官职，整顿朝纲。桓帝听了，沉默不语，怒容满面。朱穆跪在地上不肯起来，桓帝下旨强令他退去。宦官痛恨朱穆正直无私，不断在桓帝面前诋毁他，朱穆有志难伸，忧愤而死。

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最敢于和宦官碰硬的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延熹二年（159 年），调任河南尹。这时有一个叫羊元群的北海郡守罢官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带回了大量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也被他卸下带回了，经过调查，大部分是贪赃枉法弄来的。李膺上书桓帝，要求严厉惩治这位贪官。羊元群向宫中宦官行了贿，他安然无事，李膺反被加上挟嫌中伤的罪名，罢官下狱，罚作苦役。

这时，廷尉冯緄审讯作恶多端的山阳（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太守单迁，单迁百般狡辩，咆哮公堂，被打死在杖下。单迁是前车骑将军单超的亲弟弟，和宦官关系密切。宦官向桓帝告状，说冯緄滥用刑法，桓帝也将冯緄免官，和李膺一起服苦役。

中常侍苏康和管霸，霸占良田美产，州郡官吏不敢过问，大司农刘祐下公文给州郡，把两个宦官侵占的产业全部没收。苏康、管霸向桓帝哭诉，桓帝大怒，也把刘祐下狱问罪，罚作苦役。

由于陈蕃等大臣一再上书营救，桓帝才将三人免刑。李膺遇赦后，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他生性刚直，不肯随波逐流，虽然几经挫折，仍然严峻刚毅，执法不阿。这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在野王县（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做县令，一贯贪污勒索，残害人命，甚至杀死孕妇，剖开孕妇的肚子，无恶不作。他深知李膺厉害，一听说李膺担任司隶校尉，就弃官逃往京城，躲在他哥哥家中的一间暗室里。李膺风闻此事，亲自率领吏卒到张让家中搜捕，四处搜寻，不见人影，后来发现房子有复壁，就命令吏卒破壁而入，将张朔搜出，押赴洛阳狱中审讯，得到供词以后，立即把他处死。张让派人去说情，已经来不及了，就去向桓帝哭诉，说李膺专擅不法。桓帝召李膺上殿，责问他为什么不先奏请就杀人。李膺从容回答：“孔子在鲁国做司寇，上任7天就诛杀了少正卯，如今臣到任已经超过10天，担心因办事拖拉而获罪，没想到因欲速而受责，即使臣犯了死罪，也希望陛下宽限5天，使臣能够翦除元凶，然后死也甘心了！”桓帝听他讲得理直气壮，再加上张朔已把罪行交代得一清二楚，桓帝也不便再责备李膺。

这时朝政日乱，纲纪废弛，只有李膺不屈不挠，好似中流砥柱，士人能和他交往，就身价倍增，号为“登龙门”。太尉陈蕃引荐议郎王畅，提升为尚书，出任河南太守，清正廉直，不畏强暴，与李膺齐名。太学生3万多人，特别推崇陈蕃、李膺、王畅三人，编出三句话称赞他们：“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元礼、仲举、叔茂，分别是李膺、陈蕃、王畅的字。

延熹九年（166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有个叫张成的术士，常吹嘘自己通晓天文星辰，善于占卜吉凶，平素与宦官往来密切，桓帝也曾问过他占卜方面的事。在与桓帝和宦官的交往中，张成得知皇上将要颁布大赦令，就唆使他儿子趁机报怨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拍案大怒，将张成的儿子抓进监狱。第二天皇上下诏大赦，张成之子在被赦之列。张成十分得意，私下对人说：“瞧你李膺也不敢违抗诏令，还得乖乖地把人放出来！”李膺气愤极了，援引杀人抵命的旧例，不顾一切地将张成之子处死。宦官早就想除掉李膺，得到机会，当然不肯罢休，侯览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串联各郡国的学生，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气。

桓帝平时对党人就没有好感，尤其看不惯他们的傲气十足，动不动就指手划脚教训他。现在一听宦官添油加醋地罗列党人的罪行，心底潜藏的怒火腾地一下就窜起来了，于是诏令全国各地，同时逮捕党人，并且把党人的罪行布告天下。

太尉陈蕃一看逮捕党人的名册，都是反对宦官的知名人士，就皱着眉头，捻着胡须说：“现在要逮捕的这些党人，全是忧国的忠臣，驰誉四海的名士，本身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罪过，为什么平白无故就逮捕呢？”说着，就把党人的名册退还，不肯在上面签名。

桓帝闻报，更加愤怒，索性把司隶校尉李膺罢官，送进大牢；太仆杜密、御史中丞（御史台长官，负责察举公卿百官违法事件）陈翔，以及陈实、范滂等200余人陆续被捕入狱。

杜密是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县）人，任北海相时，对宦官子弟有恶必惩；后调任太仆，与李膺齐名，时人号为李杜。李膺被捕，杜密连坐下狱。陈翔是扬州刺史，曾经检举揭发豫章太守王守贿赂宦官，吴郡太守徐参倚仗他哥哥徐璜的权势，贪污受贿，勒索民财。王永和徐参因此被免官，宦官归罪于陈翔，就把他列



入党人案中，逮捕入狱。陈实本来和宦官没什么仇怨，因为名气太大，遭人妒忌，也被罗织罪名逮捕。

桓帝大兴党狱，惹恼了太尉陈蕃，毅然上书极谏。桓帝决意除去党人，信任宵小，看了陈蕃的奏疏，怀疑他也是党人的首领，心中十分不快。宦官又趁机进献谗言，诋毁陈蕃，桓帝一怒之下，免去陈蕃太尉之职。这样一来，其他大臣都不敢再进谏了。

过了一年多，城门校尉（掌管警卫洛阳城门的军队，隶属南军）窦武上书请求赦免党人，又自请罢官，上缴城门校尉和侯爵印绶。因为他是桓帝的老丈人，桓帝没有同意他辞职的请求，将印绶送还。尚书霍冀也奏请释放党人，桓帝这才派中常侍王甫到监狱审问党人。李膺等人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故意把许多宦官子弟列为同党。宦官也害怕牵连到自己，不敢过分迫害党人，就对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应当大赦天下。”桓帝乐得给老丈人一个面子，顺水推舟，在永康元年（167年）宣布将狱中的200多名党人全部释放，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做官。这就是桓帝时期的“党锢之祸”。

主荒政谬 淫欲丧身

有一次，桓帝问侍中（宫内的近侍官，在皇帝左右伺应）爰延：“你看我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陛下是汉室的一位中材之主。”“是什么原因呢？”桓帝又问。爰延进一步说：“陛下如果专心任用陈蕃等人，天下就会大治；让那些宦官参政，天下就会大乱。所以臣知道陛下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非的中主。”桓帝虽然随口称赞爰延说得好，提升他为五官中郎将（一等待卫），但始终未能重用陈蕃。

爰延因为有顾虑，对桓帝的评论比较客气含蓄。后人的评论更为直率中肯，诸葛亮就直接劝后主刘禅不要像桓、灵那样亲近小人，使国政倾颓。

桓帝即位以后，政治腐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灾荒频繁，农民破产流亡，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再加上从汉安帝时就已开始的镇压羌族起义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十年，为了支付数百亿的庞大军费，榨尽了农民和国库的积蓄。荒淫奢侈的汉桓帝，从不以社稷为念。陈蕃曾上书劝谏他说：“陛下从列侯之位，一跃而登上皇帝宝座。平常人积蓄了百万钱的家产，子孙后代还以不能守业为耻辱，丧失了祖业还感到愧对先人。陛下继承的祖业是整个天下，能掉以轻心不精心守护吗？”桓帝听了，虽然觉得刺耳，却不思悔改，不考虑如何振作，依然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东汉皇室在洛阳郊外设置西苑、上林苑、平乐苑等游猎场，占据了大量的肥田沃土。桓帝还不满足，又兴建了鸿德苑、广成苑、显阳苑、鸿池等园林，供他游乐。鸿池修好以后，嫌它太狭窄，又重新扩建。有一次，桓帝去河南广成苑游猎，陈蕃上书谏阻，说当时面临“三空”，不适宜游猎，三空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正因为“三空”，所以出现了停发百官的俸禄，向诸侯王借贷钱粮的现象。然而，桓帝游兴正浓，不肯中止，于是车驾南行，沿途征调索要不可胜数。罢猎回宫，桓帝兴高采烈，百姓怨声载道。

桓帝外出游玩的兴致特别高，从广成苑游猎回来才过一年，游兴又起，借口到章陵（今湖北枣阳境内）祭祖，启驾南巡。随从有一万多人，比上次去广成苑游



猎更加热闹,沿途的征求费用也更加繁重。到章陵祭祖以后,又南行到云梦泽,观赏汉水,再折回新野(今河南新野),祭祀光武祠,然后返驾回京。一场逸游,骚扰百姓,耗费了无数钱财。

桓帝除了带领大队人马,声势浩大的出游,还喜欢私自出外游玩。梁冀的儿子梁胤,小名胡狗,长相丑陋,京城的人见了他就暗中发笑,而桓帝却特别喜欢他,经常穿便服去找他玩,有时通宵畅饮,就住在梁胤家里。后来宦官取代了梁冀,桓帝外出游玩,就住在宦官的私宅中。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杨乔,由城门校尉窦武引荐,到京城做郎官。杨乔长得很英俊,容仪伟丽,拜见桓帝时,对答如流,谈吐不俗。桓帝见他才貌双全,就要把公主许配给他。杨乔见宦官当道,知道将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就上书坚决推辞这门亲事。桓帝不准,一定要把爱女嫁给杨乔做妻子,并且令太史选择吉日,让他们成亲。杨乔以死抗婚,绝食七日而死。

梁冀伏诛后,皇后邓猛专宠后宫,兄弟皆获恩宠,被封为侯。约莫过了六七年,邓皇后容貌渐衰,桓帝移情别爱,另选美女入宫,先后不下五六千人,其中总有几个容貌超过邓皇后的,桓帝得新忘旧,对邓皇后逐渐冷淡。邓皇后不免心怀怨恨,有时发发牢骚,由于桓帝最宠爱的是郭贵人,邓皇后就把不满发泄在她身上,两人互相搬弄是非,成了冤家对头。郭贵人正在受宠,不断在枕头边说邓皇后的坏话,说她如何骄恣,如何妒忌,桓帝一向昏庸,早把昔日对邓皇后的宠爱扔到脑后,听信郭贵人的谗言,一时怒起,在延熹八年(165年)正月,废掉皇后邓猛,关进暴室狱,活活幽禁而死。邓皇后的兄弟侄子,有的连坐下狱,有的被剥夺封爵,财产全部被没收。

郭贵人之后,桓帝最宠爱的是采女田圣。田圣是洛阳人,年才及笄,是宦官徐璜、唐衡选进的。桓帝一见这位绝色美人,不禁龙颜大喜,立即就封为贵人。整日里和田圣等寻欢取乐,不理朝政。田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托人到外地买了10个绝色的女子进宫。桓帝得了这10个绝世的玉人,更加纵淫无度,不到3个月,脾肾两亏,骨瘦如柴,精髓日涸,终到无药可救了。好端端的一个36岁的皇帝,竟然在德阳前殿奄卧不起,瞑目归天。桓帝在位21年,三立皇后,无一嫡嗣,此外贵人数十,宫女几千,也不曾生一男儿。窦皇后情急失措,选立12岁的刘宏为帝,东汉政治更加昏暗。



魏武帝曹操

曹操(公元155—220)即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今安徽亳县人,字孟德。

少年时代

公元155年,曹操出生在一个大官僚的地主家庭里。祖父做过宦官常侍,在宫中做事三十多年,好举荐人才,后来还被封为费亭侯。公元229年,魏明帝追封其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宦官得皇帝的名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例。父亲曹嵩,本姓夏侯,因作了曹腾的长子才姓曹,官至太尉。

少年的曹操智勇机警,善权诈应变。他小时候因行为不正,叔父看不惯,曾多次告诉他的父亲,而挨了父亲的训。他因此设法报复他的叔父。一天,他迎面碰见叔父,故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扭歪嘴脸。他告诉他叔父,他可能中风了。叔父赶紧将此事告知曹嵩。他父亲来看时,他又面貌如故,他父亲很惊奇。他告诉他父亲说:“我根本没有中风,可能是叔父看不惯我,在您面前说我的坏话。”此后,他父亲再也不听他兄弟反映的情况了。自此,曹操更是放纵任性,再也无人管束他了。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廷衰弱,国家一片混乱。他便留心国家大事,并在心中暗下拨乱反正的决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曹操注意习武健身、强壮身体,经常围猎比武。当时,汉灵帝身边的宦官常侍头目张让,骄横跋扈,威权显赫,不可一世。他便打算刺杀张让,制造奇闻,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他夜闯张让的卧室,准备下手刺杀张让时被其发现,他于是在房中舞了一通剑,然后翻墙逃走。可见,他负气仗义,胆大艺高。

曹操深知征乱必用武,他因此博览兵书,掌握兵法,并广泛地搜罗和抄写各家兵法,择其精华、汇辑成册,题名为《摘要》。他还旁征博引,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而且自撰《续孙子兵法》二卷。他不仅对古代军事家孙武的兵法战术很有研究,而且通过实践还有创造和发展。

曹操广泛接触社会名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汝南人许劭见他后对他说:“汝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听后非但不怒,反而还大笑。

公元174年,二十岁的曹操被地方举为孝廉,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初入仕途

公元174年,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后又选为郎,经司马防举荐,他做了洛阳北部尉,负责京城北郊地区的治安。他虽官职小,却很有气度。他一上任,便修缮好他所管的四道城门,并令人做五色棍数十条,并在每道门的左右两边各挂





上十多条,然后出示禁令“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这样一来,数月间没有人敢犯禁令。宦官蹇硕是禁军头目,权大势重。其叔仗势不法,被狱卒捉住,他不把曹操放在眼里,狂妄地说:“你敢把我怎样?”曹操问明情况,立即下令将其打死。消息传出,官绅哄传,京师再没有人敢不伏法。这显示了他的才能和胆识,从此他便出了名。宦官们对他咬牙切齿,但因他做事做在明处,宦官们也无可奈何,只好把他调出洛阳,让他做顿丘县令。

公元177年,有人为曹操鸣不平,朝廷升他为议郎,参与议论时政。公元178年,汉灵帝听信宦官的话,废掉宋皇后,因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和宋皇后是同宗,也被株连,使他丢掉了官职。

公元180年,朝廷认为曹操“能明古学”,再拜他为议郎。他向汉灵帝上奏反映权臣专权,贵戚横行,贪赃枉法 etc 事,但汉灵帝不仅置之不理,自己还开园卖官,用手中无上的权力,做无本万利的生意。曹操知道,东汉已面临崩溃的局面。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汉灵帝封曹操为骑都尉。他打败了波才领导的黄巾军,因其作战有功,被提升为济南相,管辖十来个县。到任后,他一反前任的为非作歹的作风,着手调查,并把调查的情况上报朝廷,罢免了其中十之八九的官员,有劣迹恶行的大小官员都胆颤心惊。经过他的治理,济南的秩序安定了。不久,朝廷调他为东郡太守,他见权臣专朝,不愿同流合污,唯恐长期下去会祸殃其家,便告病回乡,在家过着“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的生活。

公元188年,汉灵帝为拱卫京师,直接掌握禁军。8月,又成立了新军统帅部,设置八校尉,曹操被任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以军职重登汉室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开始了他在政治上角逐的新阶段。

独霸一方

曹操到京师后,经历了宦官之祸,何进之变,董卓之乱,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公元189年,曹操改名换姓,离开洛阳,回到陈留,招兵买马,联络四方豪杰,共同起兵讨伐董卓。曹操很快就聚集了五千兵马,后来成为曹魏集团著名首領的夏侯、夏侯渊、曹仁、曹洪、乐进等这时都投奔到他帐下。

公元190年,曹操和各路讨伐董卓的大军共计十几万人马,汇集酸枣,组成一支联军,推举袁绍为盟主。消息传到洛阳,董卓惊恐万分,便挟持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吕布焚烧官庙,发掘帝陵,收其珍宝,同时将洛阳的几百万人都赶到长安。这样洛阳周围二百里一片狼藉,董卓仓惶出逃,溃不成军,踩死的,打死的,尸体遍地都是。联军本应乘胜追击,然而诸侯都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互相观望,不敢去打第一仗。曹操心中大为不满,实在忍无可忍,要求大家齐心协力给董卓以致命一击。可是,各路将领仍无心参战。曹操看出,这些人只想保存实力。于是,他整顿自己的队伍孤军出击,准备只身奋斗。

曹操领兵从酸枣出发,进至荥阳汴水,就与董卓的大将徐荣遭遇。他们在汴